

在巴赫奏鸣曲的伴奏下，人性的邪恶究竟可以走多远？

The Savior

天堂里的小提琴

Eugene Drucker

[美] 尤金·德鲁克 著

冷杉 译



The Savior
天堂里的小提琴

[美] 尤金·德鲁克 著

冷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里的小提琴/(美)德鲁克著;冷杉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3

书名原文: The Savior

ISBN 978-7-5104-0156-5

I. 天… II. ①德…②冷… III. 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42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0917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UGENE DRUCKE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y 2009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天堂里的小提琴

作者: (美) 尤金·德鲁克

翻译: 冷 杉

责任编辑: 陈黎明 熊文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张: 6.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156-5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我通常为那些受伤和垂死的士兵演奏。军方派遣我去那里,希望我能对他们的战事有所帮助。

“你能演奏《维也纳之血》^①吗?”

他摇摇头。

“那《一朵小小的雪绒花》^②呢?”另一个安装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伤兵问。

还没等戈特弗里德·凯勒尔回答,就有人在他身后大喊:“《豪斯特·威塞尔之歌》^③!”凯勒尔连忙转身,看见一个光头士兵用粗壮的胳膊飞快地猛摇几下,把自己坐的轮椅摇到房间的中心。然后他转过轮椅来面对着小提琴家,后者注意到他的脑壳上有一道伤口拆线后留下的锯齿形疤痕。凯勒尔已经解释过不能按照听众的要求加演曲子;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小提琴独奏的曲目,更多的没有了。

这间废弃的学校教室里空气混浊闷热。从屋里的布局来看,

① 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施特劳斯所写的三幕轻歌剧,意指音乐就是维也纳的血。

② 二战时纳粹德国的流行歌曲。

③ 纳粹党歌及第二国歌(当时第三帝国最著名的军歌)。

像是不久前才被改装成一所医院的。一张过时的德国征服地图(从1942年或1943年的上半年开始到现在)斜挂在黑板上方。一堆课桌椅擦在一面墙上。在凯勒尔的两侧,沿着另外两面墙壁摆着两溜病床,上面躺着那些不能下床的伤病员。房间中央有几排在轮椅里坐立不安的伤兵。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几个电灯泡,把昏黄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地板用过量的来苏水拖过,刺鼻的气味让他很难受。然而屋里还有一种气味呛得连来苏水都盖不住,就是挤在这样小的空间里的那些发烧而且汗臭的身体散发出的一种略微发甜的臭味。

几扇窗子都被插上插销紧闭着;冬天即将来临。

对于他的解释,他们报以嘲笑和扮鬼脸:他们才不在乎他准备了什么曲目呢。他告诉他们,他计划演奏的音乐可比他们要他拉的小曲复杂多了,后者全都需要钢琴伴奏,否则听起来便不完整;而他准备的音乐只需他小提琴独奏听上去就是完整的。可是任凭他怎么解释都没用。目光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从缠满绷带的脸的缝隙里向他窥视,生命之火近乎熄灭的目光像是在他身上钻洞,全都在向他质问同一个问题:你到底干什么来了,用这些废物来给我们添堵?

他开始演奏巴赫,那个剃了光头的家伙赶紧调转轮椅背对着他。

他心里暗骂:一群白痴。他明明是来帮助他们的,是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些许欢乐的,是来促进他们早日康复的。至于那些永远康复不了的人呢?他要给他们在世间的最后的日子带来一些尊严和意义。至少官方是这样讲的,是那些坐在办公桌后面派他来执行这些成果甚微的使命的人一再声言的。

凯勒尔还没拉完第一个乐句,这些当兵的就又打开了话匣子,他也不知道是冲着他说,还是互相说,反正他要竭尽全力把他们说话的噪音阻挡在外。接着更多的杂音出来了:吹口哨声,甚至跑调的歌唱声,假装附和着他正演奏的旋律哼唱。是拿巴赫的音乐开涮吗:无论他们多么五音不全,他也不相信他们竟会唱得这么糟糕——倘若他们真的是认真地跟着巴赫的音乐哼唱的话。

他们不是在附和他唱。他们是在和他拧着唱:他已然成了他们的对头。

“小提琴先生,你为什么不穿军装?”在另一个病房里,一个小头目问他。在他本来应该有右臂的地方,现在是空荡荡一截。

他甚至懒得了解凯勒尔的名字。没有一个伤病员肯记住他的名字,即便一个医生在他演奏前把他介绍给他们时也是如此。就算他们中间有谁向他打招呼,也总是以“拉琴的”开头;有时候则在前面加上个“先生”,以示假装尊敬,有点嘲讽的意味。

“我不是军人。”

“没错,当然 很显然你不是。可是你为啥不参军?”

“对呀,”几个士兵附和他,“你为啥没当兵呀?”

“我的心脏不好,”凯勒尔嗫嚅着回答。那个小头目用一只手掌掬住左耳并向前俯身,同时把轮椅往前凑了凑。凯勒尔清了清嗓子又说:“我心脏不好,没有通过体检。”

“啊——心脏不好,”那小头目装作同情地重复着凯勒尔的话,同时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的胸部。“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病弱者。”

“一个懦夫!”他那帮手下一致附和,说得更直白。

“好感人呵,”那小头目补充道,脸上的表情由痛楚转为得意。

“嘿,他现在可比咱们所有人的形象都好,”一个伤兵坐在角落里的一张病床上说道。

这个缺了一条胳膊的军官马上扭头恶狠狠地盯着他。

“你们都闭嘴好不好!”那个卧床的伤兵好像正在费劲地提高自己的嗓门。他的“形象”比所有人都差:上腹部缠满了殷红的绷带,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滴,两眼深陷得让凯勒尔看不清他说话时究竟在瞅着谁,还是他谁也没看,只是盯着墙而已?“让他拉琴吧,”他又有气无力地说,“想要打破该死的常规,改变无聊的日子,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没有他更好!”另一个伤员揶揄道。四周响起一片哄笑,但是凯勒尔没有理会他们。他现在已经习惯了冷嘲热讽。他不住地朝角落里的那个人张望;他那支撑在枕头上的瘦弱身躯似乎在揪着凯勒尔的心。只见那个士兵正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斜睨着上方,仿佛屋里昏暗的光线对他而言也太强烈了似的。

凯勒尔握着自己的小提琴,心里纳闷那人所说的“常规”是什么意思。是打针吃药吗?是料理病人吗?是明知希望不大还硬要鼓劲吗?还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必须把他们塞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那个角落里的伤兵尤其可怜:他孤立于其他人,似乎得不到一点集体的力量来打起精神;他没有傲气,不敢吹牛,甚至没有力气嘲笑另一个人的无能。

我看上去可能就是一副死样。

“就算我不死于这个伤口，也得死于乏味和无聊，”凯勒尔的捍卫者指着自己的肚皮，喘着粗气说。他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是冲破一堵疼痛之墙说出来似的，“来吧，让他拉琴！也许对咱们大伙儿都有好处。”

他提高嗓门的后果就是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只好颓然倒在床上。其他人都打住不笑了。等那人的咳嗽平息之后，凯勒尔开始演奏，祈愿自己能同那人交谈，向那孤立无援的人伸出双手。但是演奏一结束他就得立刻离开，他的司机还等着他呢；当天他的计划里还有另外两家医院呢。来到走廊之后，他回头瞅着自己刚出来的那间教室，心里还惦记着回去——等那些能自己移动的伤员出来之后。可随后他瞅了瞅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没有工夫了。

几个星期之后，司机载着他，驱车三个小时，向西朝前线附近的一个小镇驶去。像前几次在驱车去慰问伤兵的路上那样，这次他也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可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他们又要把他派到哪里去。他只能企盼别去那些离战场太近的地方。从以往的经验中，他已经学会了同司机套近乎，通过和他东拉西扯——音乐啦，伤兵啦，这场战争啦……来获取一些信息。

出发时司机已经告诉过他，这次将是一次长途旅行。车行驶了一会儿后他便合上了眼睛想打个盹儿：昨天夜里没有睡好觉。能放松下来睡一小觉吗？他也说不好。不过今天的路很平坦，汽车稳稳当当的行驶让他觉得很舒服。迷迷糊糊中他的思想回到了他在音乐学院上学的年代，想起了那些同窗好友，他作为一名演奏

好手的超强自信，以及玛丽埃塔——虽然他努力不去想她。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身材小巧的姑娘，正在一间琴房里俯身在钢琴键盘上同他合奏，一张苍白的鹅蛋小脸扭过来向上瞅着他，期待他的提示好开始下一段音乐。他似乎仍能感觉到自己正用胳膊搂着她的腰肢，在那年的冬天走过科隆的街道，不时把她揽进自己的怀里……可是不久一切就都改变了。那是很久远的记忆了，现在在他的脑海里已变得模糊不清。他已基本不再看当年他俩在河边散步时他给她拍的那些相片。其中有一张是她裹着一件大衣，脸被围巾遮去了一半。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些照片都褪色了，黑白对比不再那么鲜明，线条也有点模糊了。

他肯定是睡着了一会儿；等他再睁开眼皮时，他们正蜿蜒行驶在一个小镇的石子路上，离目的地很近了。见到所有建筑都完好无损，凯勒尔松了一口气——迄今为止，这个小镇还没遭到轰炸。不过司机告诉他，前面西北方向不远处的道路和桥梁都挨炸了，军队的补给线给炸断了。

镇上的街道静得出奇，而且很空旷，只有一群腮帮凹陷的儿童，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脏兮兮的，正围在一个翻倒的垃圾桶旁边捡拾破烂儿。

在凯勒尔居住的那个地方，形势还不至于这么糟糕，至少日子还过得下去。尽管如此，他的肉食配给量还是削减了好几个月了，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尝到新鲜蔬菜的味道了。现在他只能靠想象它们在多年前的样子来解馋了：那时候，在他生长的那个威斯特伐利亚的小镇上，每到周末，集市上都摆出各类蔬菜瓜果，光鲜亮丽，青翠欲滴。不过近一段时间，他最馋的是巧克力。他竭力回忆着自

己当年吃巧克力的情景，想象着自己一口口地把它咬下来，咀嚼着，品味着它的黏稠丝滑，感受着它的香甜可口；尤其是在咬头几口时，他的舌头顶着上颚，把一块巧克力在嘴里一点点搅碎，享受着阵阵食欲得到满足的快感。他梦想着吃到巧克力。有时候，他费好大劲才能使自己相信，国防军不会因为自己近来慰问伤兵有功而奖赏他一盒糖果或一瓶好酒的。

在这个靠近前线的小镇的最西头原来有一座平民医院，后来陆军在向东撤退时接管了它。这所医院是一座低矮、状似积木的青砖建筑，一头连接林木茂密的公用土地，另一头毗邻一块公墓，一排排大理石的墓碑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耀眼。公路沿着这块墓地向前延伸，一辆救护车急速开来，呼啸着警笛超过了凯勒尔乘坐的汽车。它在医院的急救入口前面停了下来，从里面跳下来两个医务人员，打开车后门，抬下来四五副载着伤兵的担架。其中一副担架上挂下来一条软塌塌的手臂，从车里抬出来时它左右倾斜得很厉害，让人觉得有翻落担架的危险。

由于有新伤员突然到来，凯勒尔只好等一个多钟头才能开始演奏。趁司机出去抽烟的时候，他一边坐在走廊里等，一边试图在脑子里过一遍要奏的音乐。这时一个男人拖着脚迈着碎步，嘴里喃喃自语着，走近了他坐的椅子。他看上去像是戴着一副面具，脸上、头顶上横七竖八地缠满了绷带，两层或者三层，只在嘴、鼻、眼处露出几个小洞。幸好他只是旁若无人地从凯勒尔身边拖足而过。

凯勒尔只想拿出小提琴，凑合完事，然后回家。可是回到家里等着他的又是什么呢——橱柜里一点可怜的配给食品，外加一张

空床。

他的朋友全都走了：除了几个多年前出国的之外，其余的都被征召入伍送到俄国前线去了。那些趁还有时间早早出国的人真是高瞻远瞩，逃过了劫难，而留下来的人只好别无选择了。

战争爆发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在半年之内相继去世。多年来他同他们就已经不是很亲近了。他们几乎不懂音乐，而且不太理解儿子为什么很想当一名乐队首席或者独奏家。父母结婚很晚，而且只生了他这一个孩子。他有几个表亲，但他早就不和他们联系了。这样也好，省得因为对局势和周围发生的事情看法不同而争吵。

总算来了一个医生向他表示欢迎。那名仍在走廊里徘徊的头缠绷带的男子与他们擦身而过。

“他头部负重伤了？”见那男子走远了，凯勒尔问医生。

“也是也不是，”医生边回答，边用手把一缕散落在额头上的古铜色头发梳理回去。

“对不起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有几秒钟的时间这医生好像没有在听他讲话。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周围有很深的黑晕。凯勒尔心想他一定有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随着东西两条前线都节节失守，近来伤亡的人数剧增，他很可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做外科急救手术，一有伤员来就得上手术台。他的两根手指之间仍夹着一段没有熄灭的烟蒂。手的表皮上沾着血迹，结满茧子；他好像习惯于咬它们。

医生终于回过神来，清了清嗓子解释道：“他的头其实没有受伤。是他自己把那些绷带缠在头上的，还硬是不肯让人把它拆了。

不过他还算乖，没给我们找太多麻烦——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

“是呵，也许他比咱们活得都自在。”凯勒尔不加考虑地脱口而出。

医生用探询的目光注视了他几秒钟。凯勒尔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他很吃惊自己竟然对一个陌生人讲了不该讲的话。好在这个医生像是个明事理的人，他清楚他们将要打输这场战争——只要看一眼他那疲倦而无望的表情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那个病人穿过一扇门消失了，医生朝后扭头，好像在用下巴指代同一扇门。“您要演奏的房间就在那边。”他回过头来看看小提琴家，皱起眉头，像是怀疑这种演出的效果，“但愿您能在他们那里取得预期的效果。”

凯勒尔朝那扇门走去，心想不定又有什么嘲笑、侮辱在等着他呢。

这间病房里的大多数伤员都卧床不起，病床之间的金属杆上挂着的吊瓶在给他们做静脉输液。傍晚的斜阳透过房门对面的一扇折叶窄窗照进屋内。其余窗户都关闭着，好像伤员们刚睡完午觉似的，一大半的空间都笼罩在阴影里。透过照射进来的光线，可以看到屋内尘埃飘浮。刚才那个头缠绷带的男子看到凯勒尔走进来，就把一张椅子拉到光线里并坐在上面，然后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把小提琴从琴盒里取出来，旋紧弓毛，调弦……

“你是来给我们疗伤的吗？”他问道。

其他几个伤员“咯咯”窃笑起来。凯勒尔听不出问这问题的人是不是在损他。他不可能听出来的，因为那家伙脸上绷带缠得几

乎没有让他挪动下巴的空间，所以他吐的字穿透这层层绷带后变得十分低沉和含混。

“你能让我们康复吗？”

凯勒尔吃不准如何回答他。他不知道当局在他遇到这种情况时会期待他做出怎样的回答。可是他明白他得用自己的话来回答对方，他必须尽可能诚实地作出回应，而又不能显得没有希望。

“众所周知，音乐具有医疗的作用，”沉吟良久之后，他回答道，“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将为你们演奏巴赫的《恰空舞曲》。这首乐曲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它是一种精神力量，能……”

“可是它有神奇力量在里头吗？”那绷带缠头的男子问。

“神奇力量？”凯勒尔困惑地重复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它能让死人活过来吗？”

.....

第二章

上次演奏之后，又过去了一个星期。现在是一大清早，凯勒尔还在迷迷糊糊地昏睡。他又是一夜没有睡好。他梦见了那个头缠绷带的人，老是用一些他几乎听不清楚的问题来纠缠他。他梦见自己朝那男人走过去，离他越近，他提的问题就越听不明白，而且开始摇摇欲坠，手臂伸向空中乱抓；还没等凯勒尔抓住他的手，他便向后倒下去了。

他没有胃口吃早餐，只吞下几口咖啡便抓起琴盒朝寓所门口走去。快下到一层楼的时候，他注意到楼前的过道被车灯照亮了。

是汽车的前灯。

是一辆汽车吗？怎么停在这儿？怎么这么早？

他听到了汽车暂停时引擎发出的那种声音；接着，在里门在他身后关上的同时，他透过外门的玻璃窗向外探视。

这是一辆敞篷汽车，同国防军接他去前线附近的临时医院慰问演出的那些吉普车没什么两样。但是那些车从不会开到 he 家里来。他总是自己去司令部领受任务，然后直接从那里乘车走。由于城里的街道都是单向行驶，车开进来再开出去必须绕行，从目前大多数公路的路况来看，这样太耽误时间。

司机见他站在楼门口犹豫，便抬起头来朝他示意，并用大

拇指指了指车的后座。凯勒尔本想假装没看见他，并且躲进楼梯口的阴影里去，可是已经太迟了。他只好勉强拉开了车门。

“上车。”

这司机大头方脸，结实魁梧。尽管寒气袭人，他的大衣却没有系上纽扣。借助附近街灯苍白的灯光，凯勒尔可以看出他穿的是气派笔挺的黑制服：是党卫队，不是国防军。

他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边缘结了冰的水坑，双臂像怀抱婴儿似的紧搂着琴匣：“我这就去司令部接受下一个任务。”

“我刚从那儿来。他们派我来接你。”

我的日记。难道落到他们手里了？

这是否应该归功于麦耶尔先生呢？

他来回扫视了一下街道，看看是否有人在观察他。一只精瘦的灰猫蹿过石子路，在钻进他家对面的一条胡同之前，它与他的目光对视了一小会儿。

一溜带山墙的狭小房屋蜿蜒着沿街排开，它们全是临街的店铺，看上去漆黑一片，所有的橱窗都紧闭着，仿佛龟缩进壳里抵挡初冬的寒风。凯勒尔觉得，整条街道似乎都对一个邻居的失踪闭上了眼睛，装作看不见。

司机正盯着他看，右手戴着手套的手指正不耐烦地敲着方向盘。凯勒尔努力让自己的头脑清醒起来，以便果断地做出决定。假如这只是他为伤兵做徒劳的慰问演出的另一种方式的话，即一切正常没出什么事的话，那么任何为自己开脱找借口的尝试都只能引起司机的怀疑。哪怕连迟疑都是在出错。

“我能问问咱们去哪儿吗？”

在他坐进车后座并把乐器小心地摆在身边的座位上之后，司机递给他一纸司令部的命令。他摘掉手套，好不容易控制住手的颤抖，打开了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张印有国防军字样抬头的打字纸。他把内容读了好几遍，努力揣摩着其中的含义。

党卫军要求您在未来四天为其供职。您的正常活动将在本周末恢复。

没有细节，没有解释。他认出了那个中尉签名的笔迹，通常由他签发派遣凯勒尔的命令。

他抬头看着司机。“您要带我去……去一个集中营吗？”

司机扭头看着他，嘴唇抿成一丝微笑：“我们司令官可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爱好者。”

一定是化工厂旁边的那个集中营，就是靠近河曲的那个。那可是个人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它距离城里十五公里，由于偏离主干道，所以每次驱车去给伤兵演出都不会距离很近地经过它。然而他时时听到人们谈论那所集中营。大家都说，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子。还有人在一天晚上见到过一长队骨瘦如柴的囚犯走出那座工厂。不过，他认识的人谁都不很清楚那座集中营本身的情况。

“假如我要在那儿待四天的话，我得回去取点东西随身带着。除非你们计划每天都车接车送。”

“你的一切需要都会考虑到的。你在那里将会待得很舒服。”司机边说边瞅着凯勒尔握住车门把手的右手，仿佛担心他会推开车门跳下去似的。凯勒尔松开了手，后仰靠在座位上，并把手套又戴上了。

他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他派到那里去，可如果是要逮捕他，

就不用麻烦这司机亲自来一趟了，派两个武装警卫来就能确保他不会逃跑。这个推理虽然合情理，但并没让他安下心来。他突然非常想家，想他那个单调简陋的窝：那把胀鼓鼓的破旧扶手椅，他常常在深夜边读着书或总谱，边就躺在里面睡着了；那几扇很大的凸窗，他练琴时总是透过它们凝视着马路对面的大片屋顶；还有那个有着狭小壁橱的破旧厨房，他总是在那儿打开配给罐头，试着做点儿可口的东西吃。车子驶离路边时，他扭头看着这座楼房，既望着五层的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又不能张望得太明显。

他们拐弯驶上另一条马路，他这才注意到左手正在摩挲琴盒。当他看见司机正通过后视镜窥视他时，他停下了这个动作。有片刻工夫他也不知道该把手摆在哪儿好，最后他把双手互相握住放在两膝之间。

雨下了一夜，然后转成了冻雨和冰雹，雹粒噼里啪啦地在他卧室的天窗上弹跳，与此同时他在努力让自己入睡。破晓时天空已经放晴了，此时他们正驱车路过郊区的几片灰暗的民居。头顶上空的雾气正在散去，灰色的苍穹逐渐转为淡蓝，在地平线附近抹上几缕粉红。然而，冬天微弱的阳光不能带来多少温暖。凯勒尔把大衣的脖领抻起来，把围巾系紧。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肩因为寒冷而耸起。他的眼眶里泪水汪汪，双颊因寒风的吹袭而感到刺痛。

前头平展的路面结满了冰。尽管司机凭借高超的技术躲过了许多冰冻的车辙和雪堆，但是车的突然转向和颠簸还是让凯勒尔开始觉得头晕恶心。突然，车向一边倾斜，接着向后摇摆。凯勒尔赶紧用左手抓住琴盒并使劲把它稳住，可他自己却撞在了前座上。